

波特哈根海岸

王安忆
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013027603

I267.1

1237

波特哈根海岸



王安忆
著



北航

C1637197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I267.1
123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波特哈根海岸 / 王安忆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
2013.3

ISBN 978-7-5133-1075-8

I. ①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8507号

波特哈根海岸

王安忆 著

丛书策划 段晓楣
责任编辑 汪欣 翟明明
特邀编辑 毛文婧
责任印制 付丽江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三河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纸张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8.75

字数 159千字

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1075-8

定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旅德散记

海德堡 /	003
音乐会 /	020
吕贝克 /	038
波罗的海和特拉沃明德 /	069
木偶博物馆 /	079
柏林的空宅 /	097
年轻人 /	110
巴伐利亚 /	125
斯特拉伦的日记 /	137
鲜花和墓地 /	176
月亮，月亮 /	182
中国餐馆 /	201
旅德散记 /	215

又旅德国

又旅德国 /	245
法兰克福 /	252
波特哈根海岸 /	261
等待歌星 /	268

旅德散记

一个人看海，时间变得无限，空间也变得无限，

只有风是有形有界限的，它吹过来时，人好像

有了可依附的实体，不致在天海之间沉没。

海德堡

万民啊！拥抱在一起！
和全世界的人接吻，
弟兄们——在上界的天庭，
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。

——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

席勒所作《欢乐颂》

似乎，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，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。

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，代表团已经回国，而我留在了德国。送走了代表团，走出法兰克福机场，坐上黄先生的汽车，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，心里竟会生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。代表团回国，就好比突然地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，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，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，却是绝对安全。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，唱着中国的歌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，我们便想：这就是德国。这时候，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，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。我的心情就好像是，我第一天到了德国。那

过去的一月的旅行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，兴致是到了最低点。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，才留下的。

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，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，赔了本不说，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跑了，而第二个的我，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。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，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件易碎品，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，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。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，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，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，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叫做维思巴登。第二日，我穿了一条牛仔裤，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，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，上了火车。火车沿了莱茵河行驶，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，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，想家，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。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，始终、永远地梗在了我的心里。在我以后的旅行中，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，因此，我再不可能彻底地快乐起来，而以后的旅行，意义也全不在于“快乐”这两个字了。

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，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，为了一场露天广场举行的贝多芬音乐会。

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。第一次到海德堡，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“磨房”的地方所路经的。是一个雨天，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，后来雨停了，我们不冒雨地逛了

老城。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，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，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，穿过几条小街，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，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，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，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。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，向“磨房”进发。汽车驶进了海德堡，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，好像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。

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，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，最后停在一月小小的珠宝店门口。街上静静的，停了几辆汽车，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，店铺关着门，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，天气很好，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，暖烘烘的。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，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。她按了铃。

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，在波恩大学读中文。我问她，为什么要读中文，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？她回答我说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却不会说中国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”就是这么简单，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，然后，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，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。门“噉”一声响，我们推进门去，走过珠宝店的侧廊，上了楼梯。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叫，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。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，另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。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，这两位学生合租的。一共有两间卧房，一个厨房兼餐室，一个淋浴房，厕所则在外

面楼梯转角处，这一层楼面合用。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，望出去是一片屋脊，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，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，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，难免又要惆怅一时。

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，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，他早已做了准备，腌了蒜汁，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，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，我几乎呛了起来，好像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：很香。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，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，一盆番茄沙司，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，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，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。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，此时此刻，我并不知道南方与北方的含义，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，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。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，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，显得斯文而持重，他学的是医学，于是便谈针灸，还有艾滋病。饭后，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，便送了我们出来。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，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，书店关了门，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。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，其中有我的一篇，我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，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。然后，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，便上了车，去大学了，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。这一天晚上，在内卡河的对岸，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——在四十年前，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上，有一个音乐会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。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，我

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。

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，走出停车场，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。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，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，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，使你不得不听懂了，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地抱歉，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。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，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，叫史耐德，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。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，便说，好像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，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：“是的。可是她是女的，而我是男的。”这时候，我看见了 we 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，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，很近很近。见我望那里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，想不想吃冰淇淋。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，他却一径微笑着。然后史耐德告诉我：“音乐会是七点，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，因为要爬山。现在是三点，还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可以喝咖啡，谈话，也可以玩。”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。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。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，两边是高高的墙，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，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。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，会激起清脆的回音。

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，紧闭着森严的大门，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，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。门无声地开了，涌出杂沓的喧声，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地叫着。我们上了楼梯，一扇房门里，却幽灵似

的闪出一个男人，要我们买票。墙上，天花板上，楼道上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，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。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。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，黑色的剪影，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。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，然后朗朗地笑。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！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。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，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，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，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，另一首则和文学有着关联，全文如下：

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，
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，
如果诗人到了这里，
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。

这一座西德最古老大学的古老的监狱，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时间变得十分的年轻。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。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一百年前的呼声，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，上来了几个学生，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，背着登山包，拿着照相机，腾腾地走到我面前，自我介绍道：我叫啤酒恩。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说，这是我的法国朋友，帕斯卡亚。

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，对着我急速地按了一下快门，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下，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。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：我们要走，因为要占位子。

走出学生监狱，天忽然地阴沉了，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，大声做着宣传：这是贝多芬的第九，第九啊！人们说：天要下雨了，对不起。然后匆匆地走过。天是阴沉沉的。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，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。啤酒棚里坐满了人，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。史耐德告诉我，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停战的几日之前，老桥终于被炸毁了，然后又修了起来，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。这座桥通过内卡河，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，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，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。今天，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，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。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铜像，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，手持一面铜镜，这铜镜是一个机会，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。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，与这桥下的内卡河，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。天阴得可怕，果然下了一阵小雨，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，要我们快走，因为有长长的山路。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。我们跟上了他，走过了老桥，抵达河的对岸。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，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，我们上了堤岸。隔了一条内卡河，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，那是一座王宫的废墟，隔河望去，是那么壮阔的美丽。史耐德说，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，

他可以陪我走一走。可是啤酒恩说，没有时间了，还有长长的山路。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。于是，我们只得弃下了智慧的哲学家大道，上山了。

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，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。两边是高大的松树，将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遮得更暗了。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，我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。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，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。啤酒恩他们早早地走到了前边，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。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，不给人休息。柔软的落叶陷着脚，树林阴森而威严。透过树林，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，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。而山道陡地一转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风吹过树林，沙啦啦地响，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，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，好像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。天好像又开始下雨，衣服和头发都湿了，而昂起头去，却没有一滴雨点，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。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，回来对我们说：要快，否则座位就没有了，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，没有座位号码，去晚了，就没有座位了。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，说：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，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。我说，这怎么会呢？爬山与音乐会是同样有趣的。他说着走着，又走到前面去，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。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，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。

走出黑压压的树林，眼前忽然一亮，到了一个平台，有水龙头。

于是，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，喝了水，继续向上。从这里开始，路途不再寂静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，都背着登山包，穿着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，一伙一伙地上山。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，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。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，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。树林开始稀疏，天空亮了，还有微微的蓝色。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有的超了我们前去，又有的被我们超过，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。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。这四十年里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。它荒芜了四十年，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，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。

树林渐渐疏朗了。山坡平展了。平展展的坡地上，有着许多饮料棚和三明治棚，还有一行没有尽头的铁筒似的厕所。前边是宽阔的台阶，蹬蹬地上了台阶，便看见一个辽阔的环形会场，已经坐满了人。无数层环形的石阶后面是绿色的山峦，荒芜了四十年的石缝里长着茂盛的野草。远远的下边，石砌的舞台上已扎起了篷帐。篷帐下排列着谱架和椅子。啤酒恩为首的一群学生如一支士气很高的军队，嗖嗖地插入已坐满了的观众席，开拓了一片空位。然后，便迅速地从此背囊里掏出塑料布，铺在冰凉潮湿的台阶上。那位温柔的英语系学生细心地铺好一件鲜红的雨衣，让我坐下。坐定之后，我便询问音乐会的票价，我想我应该付还我的票钱，而他们一致地说道：“零马克。”而后又说：

“你是我们的客人！”于是我便不再坚持，因我非常乐意做他们的客人。

天有些蓝了，风吹在我们热汗淋淋的身上，十分凉爽。四十年的荒草，全被各色塑料布压弯了，人声鼎沸，互相传递着可乐和三明治，大声招呼着留了位子的伙伴，几乎每个人的膝前，都像竖了枪似的立了一把雨伞，伞尖插进石缝之中。啤酒恩前前后后跑着地接来了他的爸爸和妈妈，他的爸爸妈妈也同样地年轻地背着背囊，从山的另一面大汗淋漓地爬了上来。要找的人都找来了，要等的人也都等来了，一个也没拉下，全挤在了一处。大家非常快乐，莫名其妙地拍着手，叫喊着。那环形的楼梯上升的石阶后面，山峦雾蒙蒙地伫立着，又苍老又年轻的样子。广场上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孩子，四十年前的往事于他们犹如隔世的传说，他们快乐地打着唢呐，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乱七八糟地笑着，男孩与女孩温柔地拥抱着，吻着。舞台依然空寂着，只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准备着录像。这时候，有一位先生走上了台，全场立即肃静下来。那先生走到麦克风前，却向大家致歉道：乐队演奏员还未到齐，所以要延误十分钟。满场的唢呐声、掌声、笑声，轰然而起，震天动地。那先生弃下喇叭，逃窜似的下了场。于是大家便更加快乐地拍手，唢呐，笑和叫喊。我想着，这四十年里，这山谷该是多么多么的寂静。据说，人们都不愿意从这里走过，那石缝间的荒草长得多么茂盛啊！我只在纪录片和漫画里看见过希特勒，我脚下这一座石砌的足球场似的会场竟是希特勒的遗作，就像一个古老的童话似的，其实只有四十余年的时间。我等得有些累，便用双手撑着台阶，石缝间

茸茸的青草摩挲着我的手心。人们叫嚣着，一片一片地掀起声浪，嚷着：“开始吧！”人们快乐地跺着脚，一刹那间，将那荒草全踏平了。年轻的男孩与年轻的女孩温存地亲爱着，把什么都忘了。啤酒恩的妈妈给大家发糖，是一种彩色的清凉糖，大家便安静地吃糖。这时候，乐队上了场，合唱队上了场，指挥也风度翩翩地上场了。掌声轰起之后便陡地肃静了。

《费德里奥》序曲奏起了。在那青青山峦的巨大的环抱下，在那二万人聚集的广场的环抱下，在那层层石阶庄严的环抱下，那一座舞台是十分的小，那一支乐队是十分的小，那一句乐声是十分微弱。微弱的乐声缓缓升起，在回荡的风声之中，缓缓升起，乐声渐渐地注满在这山峦之下的广场之间。在这几乎要是庄严的一刻里，却有一个男子，捧着饭盒，从容地穿过舞台，为那摄影师递了去，人群里便有愉快的笑声。那笑声与那肃静，与那庄严的乐曲，竟丝毫没有冲突，于是，我也笑了。这时候，忽然小号响起了，小号是在场外响起，这是《费德里奥》序曲中著名的段落，小号嘹亮有如征战的号角，在场外悠扬地响起，穿过万头攒动的广场，与前台的乐声汇合，又好像领导了前台的乐声，翻过了青山，越过了河流，豪迈地远去。二万个人一起转动了脑袋，寻那小号声去，在广场后面，高高的山峦上，有一座石堡，号声似乎就从那石堡里遥遥地响起，这是戏剧性的段落，而小号已与乐队汇合，从那神秘的幽森的古堡里消失。人群里掀起惊喜的声浪，贝多芬依然在镇定地歌唱，人们这才又渐渐地静了。